

## 摘 要

本文首先对襄樊方言“给”表示给予、被动和处置等句式（统称“给”类句）进行了详尽的静态描写，然后从句法结构和语义蕴涵两个方面来探讨襄樊方言“给”类句的特点；再从系统功能语法的“信息结构”理论角度，阐明这几类句式的语用功能；然后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在古汉语中寻找襄樊方言中“给”类句的形成原因；同时运用了语言地理类型学的观点，共时分析了不同方言类型处置式和被动式的标记词，证实了襄樊方言的方言类型。

在襄樊方言中，“给”字有如下用法：“给<sub>1</sub>”：动词，表示“给予”、“致使”、“容许”等义；“给<sub>2</sub>”：介词，引出施事表示被动，也可用“叫、让”；“给<sub>3</sub>”：介词，引出受事，表示处置，也可用“叫（教）”；“给<sub>4</sub>”：介词，引出对象；“给<sub>5</sub>”：助词。襄樊方言不同的“给”可两两连用，这是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给<sub>1</sub>、给<sub>2</sub>、给<sub>3</sub>”的结构和语义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此外，由于受事格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襄樊方言带两个受事格的被动句和处置句的句式及其变换式有很大差异。这两类句式具有不同的话题，它们的语用价值也各不相同。表示给予、被动和处置的标记词都用“给”，因此产生了歧义现象，文章对此进行了语义辨析。襄樊方言的“给”在历史上是有其来源的。通过比较襄樊方言和周边方言的标记词分布特点，可以大致确定襄樊方言的分区类型。

关键词：襄樊方言； “给”类句； 被动句； 处置句； 方言类型

##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has described the “*gei*”, give, constructions in detail in Xiangfan dialect, which include the grammatical semantics such as giving, passive and disposal meanings and so on. Then it has explored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such structures. Thirdly, it has illustrated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e struc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ory of the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Fourthly, the motivation for the “*gei*” structures in ancient Xiangfan dialect is discussed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Meanwhile, adopting a geographic typ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rkers of dispositional and passive structures in different dialects, which proves the dialectal typology of Xiangfan dialect.

In Xiangfan dialect, the word “*gei*” has the following usages: “*gei<sub>1</sub>*”, verb, expressing “to give, to cause or to permit”, etc; “*gei<sub>2</sub>*”, preposition, introducing the agent and expressing passive meaning, which can be replaced by “*jiao*” or “*rang*”; “*gei<sub>3</sub>*”, preposition, introducing the patient and expressing a dispositional meaning, which can be replaced by “*jiao*” as well; “*gei<sub>4</sub>*”, preposition, introducing the target of an act; “*gei<sub>5</sub>*”, auxiliary. In Xiangfan dialect, two different “*geis*” can be used together, which is a special grammatical phenomenon. Each of “*gei<sub>1</sub>*, *gei<sub>2</sub>* and *gei<sub>3</sub>*” has its own features in structure and meaning. Furthermore, due to the different seman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ccusative nouns, there is great variation between the passive and dispositional structures with two accusative nouns and their relevant alternatives. The two groups of structures have different topics, whose pragmatic values vary. “*Gei*” is used as a marker of all the three meanings, therefore arouses ambiguity. The paper tries to clarify the issue. “*Gei*” in Xiangfan dialect has its historic origin. The paper preliminarily identifies the typology of Xiangfan dialect through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the markers in Xiangfan dialect and dialects in nearby regions.

**Key words:** Xiangfan dialect; “*Gei*” structures; passive sentences; dispositional sentences; dialectal typology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中科技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论文属于  保密，在\_\_\_\_\_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不保密。

(请在以上方框内打“√”)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 0 引言

### 0.1 “给”字句相关研究

“给”字句是现代汉语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句式，它是一种多论元句式，又具有多种句式变体，充分体现了汉语句式的灵活性，对“给”字句这些特性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有关“给”字句的问题，汉语语法研究者如朱德熙（1979）、施关淦（1981）、顾阳（1999）和马庆株（1992）等已经作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

在我们所检索的文献中，将某一方言的“给”类句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的还不多见。本文试图对襄樊方言的“给”字的语法性质、语法意义以及“给”类句的句法结构、语法意义、语用特征、历时来源及语法化过程进行全面的描写、考察与研究。

### 0.2 襄樊方言及“给”类句概况

襄樊市地处鄂西北，由古城襄阳和古埠樊城合称而得名，东望武汉，西接川陕，南通湘粤，北达宛洛。襄樊下辖枣阳市、老河口市、宜城市、南漳县、谷城县和保康县。一般认为，襄樊方言属北方方言西南次方言。

本文研究襄樊方言的“给”类句。一般所说的“给”字句，是指用表给予的“给”所构成的动词句。而在襄樊方言中，“给”字除表示给予义外，还表被动、处置、对象，还可用作助词等。这些不同的语义及其构成的句式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而这些一般是不称作“给”字句的，此外，襄樊方言中，还有“叫”、“让”两个词与“给”的部分语法性质与功能相同，因此我们把襄樊方言中由“给”和与“给”功能相同的“叫、让”合称为“给”类句。

### 0.3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目的

本文首先对襄樊方言“给”类句在句法结构、语义分类、语用特点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同时与普通话及相关方言进行横向比较，探讨襄樊方言“给”类句在现代汉语的独特之处，然后从近代汉语中寻找“给”既表被动又表处置的来源，从纵的方面探讨这类句式的成因，从而弄清襄樊方言的类型归类。

### 0.4 襄樊方言“给”字概说

“给”的语义如下：

给 1：动词，表“给予”义，相当于普通话的“给”，例如：

他给我一封信。

表“致使”义，后面加上表结果的补语，例如：

电扇到后半夜下半夜还在吹，给我冻醒了。

给 2：介词，引出施事，表示被动，相当于普通话的“被”。这个意义在襄樊方言中还可用“叫、让”。例如：

他给狗咬得血糊淋当血淋淋的。

给 3：介词，引出受事，表示处置，相当于普通话的“把”字。这个意义在襄樊方言中也可以用“叫”。例如：

给蛇皮袋子拿一个出来，我给渣子垃圾倒进去。

给 4：作介词，表对象，例如：

看给人家的油果子油条弄掉地下了，给人家道歉去。

给 5：助词，直接用在动词前。<sup>①</sup>

用于主动句，例如：

外面冻得不得了，出来进去叫门给关严了。

用于被动句，例如：

---

<sup>①</sup>《现代汉语八百词》

衣服让他给晾干了。

在用法上襄樊方言中“给<sub>1</sub>、给<sub>2</sub>、给<sub>3</sub>、给<sub>5</sub>”可以两两连用；“给<sub>2</sub>和给<sub>3</sub>”可以带双受事格；“给<sub>1</sub>、给<sub>2</sub>、给<sub>3</sub>”句式容易产生歧义现象。

# 1 “给”字语义分析

## 1.1 “给<sub>1</sub>”：动词

襄樊方言“给”表动词的用法和北方方言大致相同，可单用，表给予义、致使义、容许义，也可用在动词后，表示“给予”。

### 1.1.1 表示“给予”义

(1) “给<sub>1</sub>”单用，一般只能用在有上下文的特定语境中，省略了“给”的宾语，例如：

税务员：你昨儿里说今儿给，今儿又说过几天给，到底啥什么时候给？

个体户：迟早总是要给的，又跑不了，为啥子为什么非要一定要这几天给？

“给”的宾语在具体语境中是确定的，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语境，“给”字不能单说。

(2) “给<sub>1</sub>”带宾语。

a. 可以带单宾语。例如：

叫玩具给他，别惹他哭。

b. 在带指物的名词作单宾语时，“给<sub>1</sub>”还有一个“添加”义。例如：

炒花饭鸡蛋炒饭莫给菜油，给点猪油。

水给少了，稀饭煮成干饭米饭了。

c. 用在动词后，表示“交与”或“施加于”。例如：

我妈出去的时候留给我一把开匙钥匙，叫我自己开门。

你叫这门神年画送给人家。

叫铁掀铁锹借给我用一会会儿极短时间。

你给这东西还给人家。

再不听话，扇给你两巴掌。

d. 一般带双宾语，表人的宾语在前，表物的宾语在后。例如：

他专门儿特意给我一笔钱，让我放心的上路。

这小子逃学，回来还敢说瞎话，气得我照着脸给了他两搓脖子两耳光。

给把这几张新票子攒下，过年了给娃娃们压岁钱。

### 1.1.2 表示“致使”义

一般来说，表示“致使”意义的“让、叫”不能用“给”替换。除了少数情况以外，一般是表示不如意的事情。例如：

你在外打工，饥一顿里饱一顿，莫给你妈知道了。

你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莫给他恨你一辈子。

### 1.1.3 表示“容许”义

相当于普通话的“让、叫”，表示容许对方做某种动作。例如：

他霸着娃娃儿书小人书不给（让/叫）妹妹看。

不要再嫌人讨厌了，唱个歌给（让/叫）大家伙儿听听。

奶奶眼花得看不清，给（让/叫）她买副眼镜戴。

小娃子可不能说买啥子什么就买啥子，有钱也不给（让/叫）他乱买东西。

## 1.2 “给<sub>2</sub>”：介词，引出施事，表被动

襄樊话很少用“被”表示被动，一般多用“给、叫、让”表示，这类词以“给”为代表，介词，统一记作“给<sub>2</sub>”。例如：

小弟不听话，给他爸撵走了。

小李叫人打断了螺丝骨脚踝骨。

小华沙眼，一刮风就叫/让沙子给眼迷了。

锅盖上有个窟窿，一不小心叫/让蒸气给手熏红了。

尽管“给”与“叫、让”都可以表示被动，但“给”表给予，“叫、让”表使役，二者语义来源及语法功能很不相同。因此，正如“给”表示给予不能换成“叫、让”一样，“叫、让”表使役时也不能换成“给”。例如：



你莫让老三下这么大的雨出去，小心淋出病来。

你说说批评批评他，叫他莫这么褊褊窝囊。

你叫这娃子安静一会儿，莫这么费物小孩调皮、淘气。

他这个嘹亮劲儿做事利落、精明能干的样子叫别个儿看了羡慕。

### 1.3 “给<sub>3</sub>”：介词，引出受事，表示处置

“给<sub>3</sub>”引出动作行为支配关涉的对象，构成北京话意义上的“把”字句。褊褊话表处置的标记词还有“叫（教）”，和“给”具有相同的语法意义和功能。例如：

你给书拿来我翻一伙子翻一翻。

他给眼睛闭倒了闭上了。

小三给你的书撕了。

### 1.4 “给<sub>4</sub>”：介词，表对象

#### 1.4.1 相当于“为”或“替”。例如：

老张是个热心肠，老是想给单身汉儿管闲事介绍对象。

二姐给他织了一件毛衣。

小叔子丈夫的弟弟手头正紧，赶紧给他取上一千块钱。

小李给小王搬把板腾凳子来。

姑爹姑夫跑得渴坏了，赶紧给他倒杯水来。

#### 1.4.2 引进动作的对象。例如：

家里黑乎乎的，赶紧给奶奶开灯去。

老板不在，我是给人家看摊儿的打工的。

这种薄刀菜刀不好买，你别给王师傅弄丢了。

表对象，加重语气时，通常用“给我……”的句式，有命令语气。例如：

你给我滚！

你敢给我日白扯说假话应付别人，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表商量语气，例如：

我想吃点精肉瘦肉，你给我买点去。

他想回去，你给我送送吧。

### 1.5 “给<sub>5</sub>”：助词

直接用在表示处置、被动等意思的句子的谓语动词前面，以加强语气。

和“叫”连用，构成“叫……（给<sub>5</sub>）”式，用“叫”引出受事，这里的“给<sub>5</sub>”可有可无。相当于普通话的“把……给”。例如：

这阵子年货正便宜，赶紧叫该买的都（给）买了。

我没注意给把这个煨罐煮汤用的瓦罐（给）摔了个稀巴烂。

表示客气的语气时，单用“给<sub>5</sub>”就行了。例如：

盘子太烫，慢慢儿地（给）端过去。

人手不够了，你（给）搭把手帮忙。

## 2 “给<sub>1</sub>”、“给<sub>2</sub>”、“给<sub>3</sub>”句式的结构及语义分析

### 2.1 “给<sub>1</sub>”句式的结构及语义分析

#### 2.1.1 “给<sub>1</sub>”句的句法格式

(1) “给<sub>1</sub>”带单宾语，凡是可拿来“给”的事物，都可作“给”的宾语。例如：

这东西给他。

你不叫钱给我，我会生气的。

“给<sub>1</sub>”的宾语后面还可以接动词，构成“给”字兼语句，这种句式在一定条件下有歧义，例如：

瓜子给兵兵吃了。           (瓜子被兵兵吃了。?)

牛给大哥借去了。           (牛被大哥借去了。?)

钱给媳妇买了衣裳。       (钱被媳妇买了衣裳。?)

这种句子可能是另外隐含了施事(“给<sub>1</sub>”句)，也可能是被动句(“给<sub>2</sub>”句)，具体分析见后。

(2) “给<sub>1</sub>”带双宾语。下文用 $O_1$ 表人，是间接宾语， $O_2$ 表物，是直接宾语。襄樊话的双宾句只有“给他书”，没有“给书他”。句式如下：

$S + V + O_1 + O_2$            例如：

东东给了他两个桔子。

三叔给了小姑好多小娃子小孩衣裳。

#### 2.1.2 “给<sub>1</sub>”句的语义结构分析

(1)  $S + V + O$  “给”接单宾语，

a. 主语是受事，宾语是与事，是受益者，例如：

钱给他。

扇子给叔叔。

b. 主语可以变换成远宾语，例如：

车子自行车开匙钥匙给他。→ 给他车子自行车开匙钥匙。

勺子给我，我再盛碗饭。→ 给我勺子，我再盛碗饭。

(2) S + V + O<sub>1</sub> + O<sub>2</sub> “给”接双宾语，O<sub>1</sub>是近宾语，O<sub>2</sub>是远宾语，主语是施事，O<sub>1</sub>是与事，O<sub>2</sub>是受事，例如：

我给他一本书。

他给我三百块钱。

(3) “给”是表示交接行为的动词，它的成分如施事主语、受事宾语和与事宾语由于受到语义或语境的影响，经常出现空语类现象。

a. 施事主语空缺，例如：

给你车子，我先走了。

多给这只狗几块骨头，它饿了好多天了。

“给”的主语“我”和“你”都省略了，在具体的对话中对话双方都知道主语是谁。

b. 受事宾语空缺，例如：

给你，这是你的早饭钱。

给他，雨伞可是要带的。

“给”的宾语“早饭钱”和“雨伞”都省略了，这样的情况多出现在对话中。

c. 与事宾语空缺，例如：

老板，这件衣服我给八十块钱，总该卖了吧？

他对你那么好，不光给钱，还给礼物。

说话者把与事宾语已提前，所以空缺。

d. 受事宾语和与事宾语都空缺，例如：

过年了，小孩子的压岁钱，家家都给。

捐款捐物，就你给得多。

受事宾语和与事宾语句子前半部分已经提到，后面自然可以省去。

## 2.2 “给<sub>2</sub>”句式的结构及语义分析

### 2.2.1 “给<sub>2</sub>”句的句法格式

NP<sub>1</sub>+给（叫/让）+NP<sub>2</sub>+VP      例如：

（做啥为什么小偷小摸的，）你怕给别人看见了？

他叫褂子浴巾、毛巾搁太阳下晒了又晒。

我快叫他恶素[u<sup>53</sup>su<sup>34</sup>]讨厌死了。

### 2.2.2 “给<sub>2</sub>”句的句法条件

（1）在襄樊方言中，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一般不用“被”字，多用“叫、给”，其次是“让”，后面要带施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例如：

那只草狗母狗叫人打的都不能动了。

这些蝌蚂青蛙叫菜农拿到市场上卖，真是看不过眼看不下去哪！

脑壳心头顶儿叫剃头的师傅划了道口子。

（2）NP<sub>1</sub> 必须是定指，可以说“那件衣裳叫别个儿别人买走了”，而不能说“一件衣裳叫别个儿买走了”。而且 NP<sub>1</sub> 是不是定指还影响到“给<sub>2</sub>”句是否有歧义的问题。

（3）“给<sub>2</sub>”句的动词不能是光杆的。因为从整体句式语义而言，被动句要求用一种明确的已然状况来说明主语遭受了什么情况。一般是动词后面带有补语成分。例如：

老鼠子一伙子一下子让我踩死了。

表妹明儿说婆子婆家，给她妈唠叨得晕头转向。

（4）多数状语的位置与普通话相同，只有少量的状语位置可前可后。但表意并无积极作用可言。

某些时间、地点的名词性状语。例如：

他叫别人从后头扞敲了一棍子。

→ 他从后头叫别人扞敲了一棍子。

摘下来的果子水果，叫他们在园子里买走了。

→摘下来的果子水果，在园子里叫他们买走了。

这些喜鱼鲫鱼，叫老王昨儿里都卖完了。

→这些喜鱼鲫鱼，昨儿里叫老王都卖完了。

某些时间副词状语。例如：

那么一点儿活，早叫他干完了。

那么一点儿活，叫他早干完了。

### 2.2.3 “给<sub>2</sub>”句的语义分析

#### (1) 句内语义关系分析

NP<sub>1</sub>+给(叫/让)+NP<sub>2</sub>+V+NP<sub>3</sub>中，是一种V带受事宾语的“给<sub>2</sub>”句，此类句式在襄樊话中最常见，句中的动词有处置义。

A: 此句式中最常见的是行为义动词，NP<sub>1</sub>和NP<sub>3</sub>的语义关系具有领属、部分和整体关系，例如：

小李叫人打断了腿。

老张让贼娃子小偷给偷了钱包。

“腿”、“钱包”都可以转化成“NP<sub>1</sub>的NP<sub>3</sub>”形式，即“小李的腿”、“老张的钱包”，句子也就可以变换成：“小李的脚叫人打断了”，“老张的钱包让贼娃子偷了”，可见NP<sub>1</sub>和NP<sub>3</sub>具有领属关系，NP<sub>1</sub>是V的间接受事，NP<sub>3</sub>才是直接受事。

有时动词有“致使义”，NP<sub>1</sub>和NP<sub>3</sub>的语义关系通常是NP<sub>3</sub>是NP<sub>1</sub>受到动词影响之后的结果。例如：

衣服叫烟屁股烟头烧了一个洞，这下可打水片儿打水漂了。

小伙子的嘴叫糊辣汤一种风味小吃烫起了水泡。

酒麻木酒鬼的坎肩无袖衣服不晓得叫哪个给划了无数道口子。

“洞”是“衣服”被烧的结果，“水泡”是“嘴”被“烫”的后果，“无数道口子”是“坎肩”被划的结果。这一类型中NP<sub>3</sub>是NP<sub>1</sub>受到损害后的结果。

B: 动词是“V成”、“V作”、“V做”等“成为”类复合形式，NP<sub>3</sub>是NP<sub>1</sub>改变后果的结果。例如：

他的打毛缨子留海叫人剪成了一个帽盖子。

大头菜叫大师傅厨师切成了头发丝儿。

“帽盖子”是由“打毛缨子”转变成的，“头发丝儿”是“大头菜”切成的，NP<sub>3</sub>和NP<sub>1</sub>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形态。

C: 当句子动词是表示“放置义”的非自主性动词时，NP<sub>1</sub>与和NP<sub>3</sub>的语义关系可以互为置放的终点。例如：

现饭剩饭叫他倒到在锅里了。

灌肠香肠叫他挂到在外头了。

以上两例NP<sub>3</sub>是NP<sub>1</sub>的终点。“倒”和“挂”表示将某个事物置放到某个地方，以上两个句子中，“现饭”的终点是“锅里”，“灌肠”的终点是“外头”。将“现饭”和“灌肠”分别摆放到“锅里”和“外头”。

地上叫你放的尽是茶瓶开水瓶。

篮子叫你塞满了萝卜缨儿萝卜叶子。

以上两例中NP<sub>1</sub>是NP<sub>3</sub>的终点。NP<sub>3</sub>经过某一特定的动作被放到终位NP<sub>1</sub>。

“茶瓶”是放到“地上”、“萝卜缨儿”是塞到“篮子里”，这种表“放置义”动词“被”字句中，终位一般都是处所词，表示事物的位置。

D: 还有一些固定结构用于动词带宾语的“熟语表达式”，例如：

他叫那个愣头青不知深浅，不计后果的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她让对家当头浇了一盆子冷水。

小李叫老板炒了鱿鱼。

这些例子中的动宾短语通常是一些固定结构，“开玩笑”、“浇冷水”、“炒鱿鱼”、“扣帽子”都是习用的短语。

## (2) 语义色彩分析

根据被动句的不同语义色彩，可以分成表示褒义的、贬义的、中性的三种类型。

A: 表示贬义和中性色彩意义。

贬义被动句：对于受事主语或关系者来说是不如意的，。例如：

这爷儿俩一出来就叫别人从后头扞敲了一棍子。

那只草猪娃儿小母猪活生生地叫人给打死了。

这个老马马儿老年妇女一来就给别人稀里糊涂地拉走了。

中性被动句：对于受事主语或关系者以及说话者来说都无所谓如意不如意。例如：

电棒手电筒让人给借走了。

三妞叫她大姐接回娘屋娘家了。

黄花苗蒲公英叫你吹得到处都是。

瓶筑子瓶塞子叫你塞得拔都拔不出来。

B：表示褒义色彩。

对受事或关系者来说是如意的，有时也用“被”。例如：

你都给人家评上先进了，还有啥说的。

这娃子怪很行的，叫大家选上班长了。

出了澡堂，被风一吹，他觉得身上怪很轻松的。

受普通话的影响，“被”多用在文化人的口中，襄樊话的土语一般不这样讲。

## 2.3 “给<sub>3</sub>”句式的结构及语义分析

### 2.3.1 句法格式

“给<sub>3</sub>”引入动作支配涉及的对象，表示对支配物的处置，相当于普通话的“把”字。

“给<sub>3</sub>”句的句法格式：NP<sub>1</sub>+给+NP<sub>2</sub>+VP<sub>3</sub> 例如：

妈给菜脚子吃剩的菜热了一道。

你给那个被窝单子床单洗一下儿。

老表伙儿表兄弟们给老家的土房子整了整。

### 2.3.2 句法特点

(1) “给<sub>3</sub>”句的V不能是光杆动词，尤其不能是单音节动词，如：不能说“给他打”、“给书买”，谓语动词的前面或者后面一般要有别的成分，要么加上“一”等特种状语，例如：



老爷子给手一拍，吓得我的心直抖。

你脚给它一踩，不就稀巴烂了。

要么是动词前面有一般状语。例如：

这丫头老给东西往娘屋里娘家拿。

你给屁股往外挪一点儿。

要么是动词后面有补语。例如：

你莫给娃子的碗搞脏了。

小鬼娃儿对小孩的呢称乱扯乱扯，给毛线团儿也弄散了。

要么是动词后面带上动态助词“了”、“着”。例如：

快给他拦到拦住，莫叫他走了。

你给心放宽了，啥事儿什么事儿都好办了。

(2) “给<sub>3</sub>”句中“给”字的宾语一般是有定的，不能是无定的。“给”字句语义上要求它有自立性，因此排斥结果宾语，因为只有先于行为存在的事物才可以，形式上则要求选择有定形式，排斥代表未知信息的无定形式。例如：

你要有时间的话给堂屋客厅拾掇拾掇收拾收拾。

饥一顿里饱一顿，给身体都搞垮了。

上例中的“堂屋”、“身体”是特指“这间堂屋”、“这个人的身体”，是被说话对方所已知的。

“给<sub>3</sub>”的宾语如果带有数量修饰语时，前面必须带“这”、“那”一类指示代词，以表示定指。例如：

给那两个西瓜搬到屋里去。 → \* 给两个西瓜搬到屋里去。

给这两个破瓶子捡起来卖了。 → \* 给两个破瓶子捡起来卖了。

### 2.3.3 “给<sub>2</sub>”句式中 V 和 NP<sub>2</sub> 的语义关系

NP<sub>2</sub> 有的是 V 的受事，有的是 V 的施事，有的是 V 的系事，有的是 V 的施事还是受事不能确定，有的只是 V 的处所或工具。

(1) NP<sub>2</sub> 是 V 的受事，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有三种情形：

A: 给+NP<sub>2</sub>+V+补语 补语又有两种：一是由形容词和一般动词充当，表示一种

结果：二是由“到”充当，表示动作已经达到目的，已经结束，不表示具体的结果。

例如：

他不搁人不团结人，一来就给屋里的人赶走完了。

她是他的婆婆外婆，打小儿从小给他引大带大。

你赶紧跑几步，给那只咪猫母猫逮到。

找到天亮也得给他找到。

B: V 是复合动词，这类动词的第二成分是“成、为、作”等。“给”后宾语受 V 中的第一成分支配，V 后的宾语受 V 中的第二成分的支配。例如：

你莫给我当成傻瓜，你的心窟眼儿心眼儿我还不清楚。

他还没来几天就给这屋子收拾拾掇成另一个样儿。

老太太给几个孙娃子当成自己的绊脚索累赘。

C: NP<sub>2</sub> 表示整体的名词，V 的宾语表示部分。例如：

王老头给拖拉板拖鞋穿掉一只。

大力给一筐子团鱼甲鱼卖了一半。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 V 如果是及物动词，那么“给”后的宾语是 V 的受事。

例如：

你妈多惯使溺爱你呀，看给你宠的！

瞧给这孩子惯的，越来越不懂事！

(2) NP<sub>2</sub> 是 V 的施事，这类中的“给”，大多有“致使”义。可分成两类：

A: V 大多是不及物动词，这类多表示不如意的情况。例如：

表妹明儿说婆子嫁人，给她妈忙得晕头转向。

在街上转逛了一上午，给我累得脚都站不住了。

小弟不听话，给他爸气得心里直发毛发怒。

B: V 多为表状态的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带表程度的补语。V 连同补语有致使义。口语中，V 后的补语往往不出现，但 V 后必须带“的”。例如：

你这么长时间跑哪儿去了，可给我急的。

看给你累的，额脑上额头上全是汗。

这件事情没啥了不起，看给你高兴的！

(3) NP<sub>2</sub> 是 V 的系事

系事即系属关系。动词代表的动作只跟某事物发生密切的关系，分不出施事和受事。这类格式一般用在后续句里，有承前的功能。NP<sub>2</sub> 多为指物的，“给”也含有“使”或“让”的意义。例如：

你莫给我说的话告诉你妈了，免得她说批评我。

你给前几天干的活儿都加起来也不到工程的一半儿。

(4) NP<sub>2</sub> 是 V 的施事还是受事不能确定

这类句子的 NP<sub>2</sub> 大多是表示人体或动物的某一部分的名词，V 多为反身宾语的行为。例如：

你莫给身子身体扭来扭去的，挡到我看电影了。

你给二郎腿往椅子上一翘，别个儿别人还能坐吗？

(5) NP<sub>2</sub> 是 V 动作发生的处所

“给”的宾语表示 V 动作发生的处所，“给”字不可以换成“在”字。例如：

你只要给地下扫干净，我们啥子什么就不让你干了。

你给墙画脏了。

有时 NP<sub>2</sub> 有点像主语，“给”字不能换成“在”字。这类中的“给”也含有“致使”义，大多可以去掉。例如：

莫烧柴火了，看给屋里烧得尽是烟子。

莫给草坪踩坏了。

(6) NP<sub>2</sub> 是 V 动作发生的工具。例如：

他非常生气，拿起拐棍儿拐杖就打，给棍子就打断了。

他写得很快，一伙子一下子给铅笔写断了。

### 2.3.4 “给<sub>3</sub>”句与普通话“把”字句的差异

“给<sub>3</sub>”与普通话的“把”字相当，但“给<sub>3</sub>”句与“把”字句有些差异，主要有下面几点：

(1) “给<sub>3</sub>”的宾语可以是时间。例如：

你给这个年过了就好了，明年孩子就大了。

你总算给这些年的苦日子熬到头了。

(2) “给<sub>3</sub>”的宾语可以是无定的。

共同语中，“把”的宾语必须是有定的，其前面常常带“这、那”一类的限定语，意念上也须是一个确指的事物。但“给<sub>3</sub>”后边的名词也可以是泛指。例如：

你莫给一个人的心伤透了。

我给理由说了一箩筐，你就是听不进去。

你说他迂不迂，给人人都笑死了。

(3) “给<sub>3</sub>”的宾语可以是施事。例如：

怎么给狗娃儿跑了？

你可给我想死了。

贵客临门，可给老太太乐坏了。

(4) 否定词可以放到“给<sub>3</sub>”后面去。共同语中，作为状语的否定副词、助动词一般只能放在“把”的前面，而不置于“把”的后面。襄樊方言则可以放在“给”和动词之间。这种结构似乎在陈述一个原因，因而一般要求后面有后续句子说明结果。例如：

看门儿的昨夜里没给门看好，害得跑进来几个贼娃子小偷。

→看门儿的昨夜里给门没看好，害得跑进来几个贼娃子小偷。

你莫给话说得太死了，免得惹他生气。

→你给话莫说得太死了，免得惹他生气。

(5) 在共同语中，“把”字是一个纯粹的介词，所以，当处置句用重叠式表疑问时，只能重叠V，说成“V不V”，而不能说成“把不把”。但在襄樊方言里，却可以重叠“给”，说成“给不给”表示对处置的疑问。例如：

你给不给这袋耳子木耳送去？

你给不给他的包裹拿去？

这说明襄樊方言里的“给”本身仍有一定的动词性。

### 3 “给”字表处置、被动义时带双受事格的分析

襄樊方言的“给”类句一般只带一个受事，“给<sub>2</sub>”句中主语也是受事，“给<sub>3</sub>”句“给”的宾语是受事，这是常见的“给”类句。也有一部分“给<sub>2</sub>”句和“给<sub>3</sub>”句带两个受事，这种“给”字句既有一般被动句和处置句的特点，也有不同于这两种句式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受事格”，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事，而是一种宽泛的受事，包括对象、结果、材料、工具等语义成分。

#### 3.1 “给<sub>2</sub>”双受事句

“给<sub>2</sub>”带双受事，“给<sub>2</sub>”引出施事者，相当于普通话的“被”字句。

基本格式是：NP<sub>1</sub>（受事）+给+NP（施事）+V+NP<sub>2</sub>（受事） 例如：

鱼冻子鱼汤凝结物给（叫/让）妈妈从中间切了一半儿。

##### 3.1.1 句式特点

（1）受事格的位置比较固定：NP<sub>1</sub>在“给+NP(施事)”前，NP<sub>2</sub>在“给+NP(施事)”后。NP<sub>1</sub>一般是普通受事，表示动作的直接承受对象；NP<sub>2</sub>可以表示句首普通受事的结果、部分、等同物、材料等，是对普通受事的具体说明。例如：

脑壳心头顶儿叫剃头的师傅划了道口子。

鸡蛋给她里姑娘换了几盒香烟。

“口子”是“脑壳心”被“剃头师傅划了”的结果，“几盒香烟”是“鸡蛋”被“她里姑娘换了”的结果。

（2）NP<sub>1</sub>一般是有定的，体词性的NP<sub>2</sub>一般是无定的。如：挂历纸叫老三包了书。这里的“挂历纸”是全句的话题，是定指的，相当于“那个/这个挂历纸”，而“书”则是新信息，是类指，一般理解为无定的。

（3）动词一般有处置义，并且有完结义，光杆动词不能用于这种结构：

鸡蛋给她里姑娘拿去换了几盒香烟。

→ ? 鸡蛋给她里姑娘拿去换几盒香烟。

去掉“了”意思就变了，“给”不再是表示被动的介词“给<sub>2</sub>”，而是动词“给<sub>1</sub>”，有祈使意味，相当于普通话的动词“给”，意思是：鸡蛋叫她里姑娘拿去换香烟，还没有换。

(4) “给<sub>2</sub>”句可以带其他状语，一般既可以放在“给”字前边，也可以放在“给”字后边，有的只能放在“给（叫、让）”的后面。例如：

烂纸盒子给收破烂的拿蛇皮袋子一伙子一下全部卷走了。

→ 烂纸盒子一伙子一下给收破烂的拿蛇皮袋子全部卷走了。

厨屋厨房叫钟点工用新抹布抹得亮沙沙的。

→ \* 厨屋厨房用新抹布叫钟点工抹得亮沙沙的。

有的能放在“给（叫、让）”的前面或后面，大多是表示时间、地点。例如：

楼上的窗户昨儿晌午中午叫别个儿别人打破了几块玻璃。

→ 楼上的窗户叫别个儿别人昨儿晌午中午打破了几块玻璃。

普通话的“被”字句，主要表示不如意的“遭受”义，但表示中性义的倾向正在扩大。襄樊方言的“给<sub>2</sub>”句相当于普通话的“被”字句，主要表示“遭受义”。如：“大人不在屋时王林给骗子骗走了几十块钱，叫他妈给邪呼大声批评了一顿”。也有一部分是中性意义，NP<sub>1</sub>多表示工具，材料。如：“布角儿让妈妈缝了一件夹袄。”

### 3.1.2 NP<sub>1</sub>与NP<sub>2</sub>的关系

这类“给<sub>2</sub>”句的特点是带有两个受事，但这两个受事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紧密的语义联系、相对不自由的。不同的语义联系也会影响到整个句子的句法结构以及变换式。主要有下面几种关系：

(1) 领属关系，NP<sub>2</sub>属于NP<sub>1</sub>。例如：

小新叫热饺子烫破了牙花子牙龈。

桌子本来就快垮了，还叫小鬼娃儿小孩子搞掉了一只脚。

电脑寒假搬回去，给姜老师舞弄坏了一个音箱。

(2) 总分关系，NP<sub>2</sub>是名量，NP<sub>2</sub>是NP<sub>1</sub>的一部分。例如：

总共五个欢喜团儿糯米团子叫哥哥一个人吃了四个。

三件布衫儿单上衣叫你家掌柜的丈夫一伙子一下子拿走了两件。

一个后座儿肉猪屁股肉叫小武卖了几块。

(3) 相关关系, NP<sub>1</sub> 是工具, NP<sub>2</sub> 是相关事物, 或 NP<sub>2</sub> 是工具, NP<sub>1</sub> 是相关事物。

例如:

新买里衣裳叫这新姑娘儿新娘给包东西了。

昨儿黑里昨晚闹车人力车叫表伯伯倒渣子垃圾了。

(4) 材料与结果关系, NP<sub>1</sub> 是材料, NP<sub>2</sub> 是材料的做成物。例如:

旧毯子叫妈妈改了一件卫生褂子绒衣。

辣萝卜叫看门的媳妇做了萝卜片儿。

### 3.2 “给<sub>3</sub>”双受事句

“给<sub>3</sub>”引出受事者, 相当于普通话的“把”字句。

“给<sub>3</sub>”字句带双受事的基本格式如下:

NP (施事) + 给 + NP<sub>1</sub> (受事) + V + NP<sub>2</sub> (受事) 例如:

他给我领到燎天地里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大片土地。

她给一盘子煎卷春卷吃了一大半。

胜利给卖果子点心里钱交了学费。

#### 3.2.1 句式特点

(1) NP 是施事, 或者承前省略, 只能位于句首, 强调对 NP<sub>1</sub> 的处置。受事格的位置也是固定的: 都在“给”后, NP<sub>1</sub> 在动词前, NP<sub>2</sub> 在动词后。NP<sub>1</sub> 一般是普通受事, 表示动作的直接承受对象; NP<sub>2</sub> 表示 NP<sub>1</sub> 的结果、部分、等同物、材料等, 是对 NP<sub>1</sub> 的具体说明。例如:

他给木什木材、木料打了家具, 就只等下个月结婚了。

这个儿娃子男孩或小伙子给五个包谷玉米吃了四个。

我给箱子捆了尼龙绳儿, 你放一百二十个心。

(2)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一般是定指的，表示确指。NP<sub>2</sub> 可以是泛指。例如：

志祥给草猪娃儿小母猪盖了猪圈儿。

婆婆给眉豆子扁豆卖了十六块钱。

她给别个儿别人借里书忘见忘记了几本。

(3) 动词有处置义，完结义，能带宾语，不能是光杆动词。例如：

凯凯给绿豆熬成了稀饭。 → ? 凯凯把绿豆熬稀饭。

我给布料做成了衣裳。 → ? 我给布料做成衣裳。

爹给灰面粉做成了馍馍馒头。 → ? 爹给灰面做馍馍。

第二句话去掉“了”，它的意思就变了，不再是表示处置义的“给”字句，而是变成了一般的 NP<sub>1</sub>+状语+V+NP<sub>2</sub>，“给”后接宾语相当于“用”，表示工具、材料等。少数没有处置义动词临时获得了处置义，也可以进入这种结构，如“给心哭乱了，给我惹毛了”。它们和由结构本身产生的处置义来配合这种句式。

(4) “给<sub>3</sub>”句可以带状语，多数条件下只能放在“给”字前，表示方式、时间、地点等。例如：

爸爸拿抿子用于粉墙的工具给墙糊了石灰。

昨儿里不小心给小华里买卖儿玩具搞坏了几个。

方式状语可以放在“给”字后。例如：

哥哥火只冒，给妹妹狠狠地说数落了一顿。

老师很关心他，给他的情况反反复复问了几遍。

### 3.2.2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的语义关系

这类“给<sub>2</sub>”句带有两个受事，这两个受事的语义关系有如下类型：

(1) 领属关系，NP<sub>2</sub> 属于 NP<sub>1</sub>，例如：

几个小娃子给被窝单子床单撕破了几口子。

后街里三叔给山上的长虫蛇打断了它的尾巴。

三叔给我的耳子木耳选的只剩罢脚子了选剩下的东西。

(2) NP<sub>1</sub> 是 NP<sub>2</sub> 的材料，例如：

老板给一担芝麻打了四十三斤香油芝麻油。



昨黑里昨天晚上妈给两碗灰面粉都摊了馍馍薄饼。

姑奶奶给那个烂纸片儿叠成了只鸭子。

三婶给我从老家带来的新面做了一锅面汤。

(3) NP<sub>2</sub> 是 NP<sub>1</sub> 的相关事物, NP<sub>2</sub> 是动作的结果, 例如:

小家伙儿炸鞭给菠萝盖儿膝盖烧了一个洞。

孩子给书撕成了一页一页。

天冷了, 凉水给我的手冻出了好几个口子。

(4) NP<sub>2</sub> 是 NP<sub>1</sub> 的部分, NP<sub>2</sub> 是名量结构, 例如:

大力给一筐子团鱼甲鱼卖了一半。

一大早奶奶给一脚盆一大盆子衣裳洗了一大半。

介词“给”带两个受事格的结构与动词“给”带两个受事格作双宾有很大区别。两个受事格词语之间不同的逻辑语义联系形成了不同句式之间的差别, 又由于动词“给<sub>1</sub>”和“给<sub>2</sub>”, “给<sub>2</sub>”和“给<sub>3</sub>”有时同形, 容易造成歧义。

## 4 “给”字连用句

“给”类字一般单用，也可以连用。连用时语法意义没有什么变化。

### 4.1 给<sub>3</sub>（叫）+V给<sub>1</sub>

这种句式用“给<sub>3</sub>”引出受事，“给<sub>1</sub>”引出受益者。例如：

今年给（叫）这亩地包给老毛家儿算了。

你给（叫）报纸给建忠拿去了？我还没看呢。

### 4.2 给<sub>3</sub>（叫）+给<sub>5</sub>

其显著特征是“给<sub>5</sub>”后不带任何名词、代词，这里的“给<sub>5</sub>”可有可无。例如：

外面三只手小偷不得了，出去叫包（给）看好了。

这阵子天气好，赶紧给该晒的衣服都（给）晒晒。

### 4.3 叫+给<sub>3</sub>

这种句式相当于普通话的“叫某人把某事或某物怎么了”，“叫/让”引出动作的施事者，表示祈使，构成兼语句。“给”引出行为动作的受事者。句子主语一般是表人的名词、代词。例如：

你叫老张给这把拐棍拐杖收拾收拾修一修。

老张头叫老伴儿给这钵子肉馅儿包点抄手儿饺子。

### 4.4 给<sub>2</sub>（叫）+给<sub>3</sub>

这种句式用“给<sub>2</sub>（叫/让）”引出施事，“给<sub>3</sub>”引出受事，构成被动与处置的综

合式，但是被动的意味更强一些。主语和“给”后成分有领属关系，从语义角度看，“给”后成分和动词结构关系更直接。语义关系与普通话的“被…把…”句式相同。例如：

瓦罐子陶瓷罐叫小波给盖子摔破了，用不成了。

我的自行车叫他给钢丝骑断了两根，他连个话都没有说一句。

有时主语和“给”成分存在同一或复指关系。例如：

你莫叫他又给你标欺骗了。

他这个人搁人团结，叫人家给他撵走了。

#### 4.5 给<sub>3</sub>（叫）+ 给<sub>2</sub>（叫）

这种句式用“给<sub>3</sub>”引进受事者，用“叫、给<sub>2</sub>”引进实施者。它的主语和“给”后成分只有领属关系而没有同一或复指关系。语义关系相当于“把…被…”，例如：

王华叫钱包给贼偷儿小偷偷走了。

我妈叫开水给腿烫摔（bai）瘸了。

小邓叫他给肚子都笑疼了。

#### 4.6 给<sub>2</sub>（叫）+ 给<sub>1</sub>

这种句式用“给<sub>1</sub>（叫/让）”引出施事，把受事放到“给<sub>1</sub>”后作宾语，加强了被动义，语义关系与普通话的“被…给予…”句式基本相同，句子主语一般是表物的名词、代词。例如：

闹车人力车叫你爹给老四家拉去了。

卷心白大白菜叫你爸爸给猪吃了。

#### 4.7 给<sub>2</sub>（叫）+ 给<sub>5</sub>

句子靠“给<sub>2</sub>（叫/让）”表示某种遭遇，这里的“给<sub>5</sub>”能省略。例如：

襄樊热天夏天的中午晒干晒干的，这要是出去肯定叫太阳给晒得脱层皮。

这娃子小孩做小动作叫老师给发现了。

由此得知，表被动和处置义的“给”一般优先于表给予义的“给”出现，“给<sub>5</sub>”总是等在最后。

## 5 “给”类句语义辨析

襄樊方言的“给”可以构成动词谓语句（给<sub>1</sub>），被动句（给<sub>2</sub>），处置句（给<sub>3</sub>），这几种句式中的“给”是同形的，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常常会产生歧义。

### 5.1 “给<sub>1</sub>”与“给<sub>2</sub>”句歧义辨析

“给<sub>1</sub>”表示给予，“给<sub>2</sub>”表示被动，有时句中的“给”既可以是“给<sub>1</sub>”，也可以是“给<sub>2</sub>”。

“给<sub>1</sub>”与“给<sub>2</sub>”发生歧义是有条件的。“给”字单用、带宾语、带双宾语结构时，都是“给<sub>1</sub>”，没有歧义。如果句子的主语是受事，“给”字带单宾语，宾语后又有动词性词语，动词结构又有完结义，这种结构可能有歧义。试比较：

- |              |             |
|--------------|-------------|
| a. 树叶给太阳晒死了。 | b. 车子给他骑去了。 |
| 床单给风吹跑了。     | 桃子给他吃完了。    |

上例 a 栏没有歧义，是“给<sub>2</sub>”句；b 栏有歧义：可能是“给<sub>1</sub>”句，也可能是“给<sub>2</sub>”句，隐含有施事。如“车子给他骑去了”的意思可以是“车子（我）给他骑去了”或“车子被他骑去了”。两栏例句的差别在于“给”的宾语与受事主语是否有与事关系：没有与事关系的是“给<sub>1</sub>”句，有与事关系的可能有歧义。a 栏没有这种关系，如“树叶”不可能得到“太阳”；而 b 栏有这种关系，如“他”可以得到“车子”。但有这种关系的还不一定有歧义。试比较：

- |            |            |
|------------|------------|
| a. 菜给虫吃了。  | b. 菜给猪吃了。  |
| 手电棒给他舞弄坏了。 | 收音机给他摆修好了。 |

上例 a 栏没有歧义，是“给<sub>2</sub>”句；b 栏有歧义：可能是“给<sub>1</sub>”句，也可能是“给<sub>2</sub>”句，如“菜给猪吃了”的意思可以是“菜送给猪吃了”或“菜被猪吃了”。两栏例句的差别在于是否有“遭受”义，有此义的，是“给<sub>2</sub>”句，否则可能有歧义：a 栏例有“遭受”义，b 栏没有“遭受”义。



钱给他拿了。 → a. 钱没给他拿。  
b. 他没拿钱。 钱他没拿。

## 5.2 “给<sub>2</sub>”与“给<sub>3</sub>”句歧义辨析

“给<sub>2</sub>”引入施事，表示被动；“给<sub>3</sub>”引入受事，表示处置。两个“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歧义。

“给<sub>2</sub>”与“给<sub>3</sub>”句可以描写成如下格式：

NP<sub>1</sub>+给+NP<sub>2</sub>+V

这种句式发生歧义也是有条件的。

首先，“给<sub>2</sub>”句中是 NP<sub>1</sub> 表示施事；“给<sub>3</sub>”句中是 NP<sub>2</sub> 表示施事。如果句中只能存在一个施事，则句义是明确的，不会产生歧义，“给<sub>2</sub>”与“给<sub>3</sub>”者必居其一。如果句中的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都可能是施事，则有可能产生歧义。

后面的 NP<sub>2</sub> 是施事，那就是“给<sub>2</sub>”句；主语 NP<sub>1</sub> 是施事，那就是“给<sub>3</sub>”句。例如：

给<sub>2</sub>句 窗户给竹篙子捅破了。

辣萝卜白萝卜叫看门的媳妇做了萝卜片儿。

苹果给老鼠子咬了个洞。

给<sub>3</sub>句 眼前的景象又给他引到原来的思路上。

一阵大风给树刮倒了。

儿子的病给她愁坏了。

如果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都可能是施事的话，句子就可能有歧义。例如：

老三给老四打得哭起来了。

黑狗给黄狗压得到处跑。

这两句的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都可能是施事，同时都可能是相对应的受事，因此有歧义。

其次，在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都可能是施事的句子中，如果动词短语没有“完结”义，而单纯表示动作，那就是“给<sub>3</sub>”句；如果动词短语带有“完结”意味，表示某种状态

或者结果，那就可能是“给2”句。试比较：

给3句 我给他拉倒。

门板给我压倒。

歧义句 我给他拉倒了。

门板给我压倒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给2与给3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歧义，具体条件如下：

1)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都可能是施事；

2) 动词结构有“完结”义；

带双受事的“给1”句和“给2”句与上面的情况大致一样。“给2”引入施事，“给3”引入受事，这样就会产生歧义。这种歧义句的格式是：

NP<sub>1</sub> (施/受) + 给 (叫) + NP<sub>2</sub> (施/受) + V<sub>完成</sub> + NP<sub>2</sub> (受事)

NP<sub>1</sub>、NP<sub>2</sub> 既可以是受事，也可以是施事，它们互相构成一组施受关系。

小包车小轿车给 (叫) 一台手扶农用车撞了。

我给她问倒住了。

老大给老二糊欺骗了。

上例都可以“给2”句或“给3”。例如“小包车小轿车给 (叫) 一台手扶农用车撞了”的意思可以是“小包车小轿车被一台手扶农用车撞了”，这是“给2”句；也可以是“小包车小轿车把一台手扶农用车撞了”，这是“给3”句。

“给2”句和“给3”句有不同的变换式：“给3”句是用“给”将受事提前了，可以变换成一般的述宾句，如下面的 a 例；“给2”句是用“给”引出施事，可变换成用“被”指明施事的被动句或一般的主动句，如下面的 b 例。变换如下：

我给她问倒住了。 → a. 我问倒他了。

b. 我被她问倒了。 她问倒我了。

老大给老二糊欺骗住了。 → a. 老大糊住老二了。

b. 老大被老二糊住了。老二糊住老大了。

其次，“给2”句和“给3”句否定形式不同：“给3”句的否定形式是非“给”的主动句，如下面的 a 例；“给2”句的否定形式是在“被”前加否定词的主动句，如



下面的 b 例，变换如下：

我给她问倒住了。 → a. 我没问倒他。

b. 我没被她问倒。

老大给老二糊欺骗住了。 → a. 老大没糊住老二。

b. 老大没被老二糊住。

以上是对“给<sub>1</sub>”“给<sub>2</sub>”“给<sub>3</sub>”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在言语交流中还是需要靠语境及听话人对语境的认知来对歧义句作单一表达和单一理解。

## 6 “给”表处置、被动的语用分析

### 6.1 信息结构

我们知道，说话的过程是信息交流的过程，所以，在语言结构的安排上要遵循从已知到未知的原则。在一个句子中，词与词之间，在意义上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每个句子都有一个表意的核心，它体现说话人想表达的重要信息，这就是“新信息”。一个句子往往是从已知信息开始，过渡到新信息，从而呈现“已知信息→新信息”的表达过程。如果新信息不在通常的位置，而在其他地方出现，则要么是标记，要么是对比。

按照这个理论，表意的重点往往成为注意的焦点，由于注意的焦点不同，语义相近的不同句式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语用效果。系统功能语法认为，主动句和相对应的主动句所表达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是一样的。但是，从语言的另一个功能即语篇功能来分析，讲话者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主动句都以动作者为主语，而且使它经常处于主位位置。而被动句则以中介或目标为主语，使它成为小句的主位。

这样看来，“给”类句不同句式之间的变换不仅仅是一个机械性的施动、受动的转换问题，重要的是说话人用不同的句式表达不同的语义信息，强调不同的意图，以达到不同的语用效果。在语言结构的安排上，要遵循从已知到为未知的原则，未知信息经常处于句末，这也是说话的常规焦点所在。

小包车小轿车撞了一位老人。

我忘见忘记了他的名字。

已知信息 → 新信息

汉语中的处置句也是一种主动句，它的目的是突出强调对受事宾语“怎么样”或者是对宾语怎么“处置”，强调行为结果，改变常规说话焦点。

小包车小轿车给那个老人撞倒了。

我给他的名字忘见忘记了。

已知信息→新信息

## 6.2 语义结构和语用价值

话语的语用结构是建立在一定的语义结构基础上的。不论是“给<sub>2</sub>”句还是“给<sub>3</sub>”句，其语义结构要素是相同的，即：施事，受事，动作行为和介引成分“给”。这三个语义要素和一个语法要素可以形成一个语义结构模式，模式内的语义成分进行不同的配置，就形成了不同的句式：

给<sub>2</sub>句： NP<sub>1</sub>（受事）+给+NP<sub>2</sub>（施事）+V

给<sub>3</sub>句： NP<sub>1</sub>（施事）+给+NP<sub>2</sub>（受事）+V

这两种句式之间可以互相变换，变换从句法上说就是句法成分的移位，形成不同的句式；从语义上说，是不同的语义性质的成分改换了句法位置；从语用上来说，是构成不同的信息表达结构，适应不同的语用需要。下面把“给”类句放在语用层面上，从动态的角度进行考察，讨论“给<sub>2</sub>”句和“给<sub>3</sub>”句的语用价值。

### 6.2.1 “给<sub>2</sub>”句

“给<sub>2</sub>”句的语用结构是：

NP<sub>1</sub> + 给 + NP<sub>2</sub> + V (+C/O)

话题            述题

已知信息        未知信息 焦点

NP<sub>1</sub>是话题，表达已知的旧信息，后面部分是述题，表达未知的新信息，V是焦点，例如：

老师：昨天布置的作业为什么没有交？

学生：我的书给同学弄丢了。

上例中的“我的书”是个话题，是已知的信息，“给同学弄丢了”是述题，是新信息，“弄丢了”是表达焦点。表示没有完成作业的原因是“同学把书弄丢了”而不是自己的原因，表明了自己的理由。说话人要表达这样的语用意图就会选择“给<sub>2</sub>”

句。

如果 V 后面出现了补语或者是宾语，那么表意的焦点也就后移到宾语或补语上了。例如：

荫凉窝儿树荫给（叫/让）那帮人占了一大片。

上例与原例的语用结构基本相同，但显然句子的信息焦点后移到了后面的宾语“一大片”上了。

### 6.2.2 “给<sub>3</sub>”句

“给<sub>3</sub>”句的语用结构与“给<sub>2</sub>”句基本相同，不同的是 NP<sub>1</sub> 是施事，NP<sub>2</sub> 是受事。

NP<sub>1</sub> + 给 + NP<sub>2</sub> + V (+C/O)

话题            述题

已知信息      未知信息      焦点

说话人如果要用施事做已知的话题，让“给+NP<sub>2</sub>+V (+C/O)”做未知的新信息，一般会选用“给<sub>3</sub>”句。例如：

这个娃子给家里的钱拿出去打游戏花了。

上例第一句中的“这个娃子”是话题，是已知的信息，“给家里的钱拿出去了”是述题，说明一个新信息，“打游戏花了”仍然是焦点。说话人要表达这样的语用意图，一般会选择“给<sub>3</sub>”句。与“给<sub>2</sub>”句一样，V 后面如果出现补语或宾语，“给<sub>3</sub>”句表达的焦点也会随之后移到补语或宾语上来。

## 6.3 话题选择

从语用角度来看，“给<sub>2</sub>”和“给<sub>3</sub>”的变换主要的意图是变换话题，即如果用 NP(受事)做话题，就是“给<sub>2</sub>”句；如果用 NP(施事)做话题就是“给<sub>3</sub>”句。试比较：

黄鳝黄鱼叫大哥卖了。            ←→      大哥给黄鳝黄鱼卖了。

他的名字叫我给忘见忘记了。      ←→      我给他的名字忘见忘记了。

如果句中有两个受事，变换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但从语用意图来看，仍然是话

题的选择不同。试比较：

菜秧儿叫鸡啄了好几棵。      ←→ 好几棵菜秧儿给鸡啄了。

←→ 鸡给好几棵菜秧儿啄了。

这种变换的语用焦点却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话题。

由以上变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给<sub>2</sub>”与“给<sub>3</sub>”句的差异主要在于话题，由于话题的语义格式不同，而导致语义结构关系的方向不同。

## 7 “给”字的语法化过程

襄樊方言以及不少北方方言的“给”字与南方方言“给”字的最大区别在于：除了具有动词“给予”义以外，还介引施受两种语义成分。这种多功能性应该有其历史发展过程。这个部分主要是探讨“给”字句在汉语发展历史上轨迹，考察“给”字如何从最初具有实际意义的动词引申出表示给予的意义，更进一步发展为表示处置、被动的介词。

### 7.1 “给”作处置式的历时考察

据志村良治（1984）考察，“给”出现的比较晚，表示给予的意思古汉语用“与”表示。“给”最早出现在元代，也只有一个例子：

左右蒙圣旨，将皇后尸首埋，给皇后腕上带着琼瑶宝钏咸皆埋了。（《武王伐纣平话·上》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1.21 页）

这个“给”的用法从上下文看，似乎相当于介词“为”。据蒋绍愚（2002：161），《五代史平话·周史上》中有个“归”字表示“给予”。太田辰夫（1987）认为“归”和“馈”是“给”的前身。

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给”才可以用作介词，介绍出服务的对象，相当于“为”、“替”。比如：

鸳鸯忙令老婆子带刘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两件随常的衣服令给刘姥姥换上。（《红楼梦·39》）

宝玉来至上房，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红楼梦·40》）

那女尼一面唤醒他，一面给他揉着。（《红楼梦·87》）

五儿唬的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红楼梦·81》）

此时，汉语中的“给”发展为表示使役意义（详见蒋绍愚 2002）。比如：

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红楼梦·61》）

芳官连要洗头也不给他洗。（红楼梦·59）

老爷待要不接，又怕给他掉在地下，若出事来，心里一阵忙乱，就接过来了。  
（儿女英雄传·38）

这些句子的结构，可以写成“NP<sub>1</sub>+给+NP<sub>2</sub>+VP”。分析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从语义上说，“给”后面的“NP<sub>2</sub>”都不是后面“VP”的施事，这里的“给”即可以理解为“使令”义，也可以理解为“处置”义。近代汉语许多“把”字句都有“致使”的意思。蒋绍愚（1997）认为，表“致使”的“把”字句是在表“处置”的“把”字句的基础上，通过功能扩展形成的。可反类推，表“处置”的“给”字句也有可能是在表“致使”的“给”字句的基础上形成的。

介词“给”后出现非受益格是“给”发展出处置用法的关键一步，因为它使下面句子有产生歧义异的可能：

宝玉笑道：“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娇红姑娘放的，拿下来给他送过去罢。”（红楼梦·70）

就是他一辈子不来，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原拼着一死，今儿他来了，妈问他怎么样。（红楼梦·92）

这位客人要使唤这块石头，给他弄进去。你老躲远着瞧，小心碰着！（儿女英雄传·4）

如果不结合上下文看，上例中的“给”可以相当于“为”，如“他”指“娇红姑娘”：“他”也可以指“风筝”，这时“给”相当于“把”。其余的例子也可以作类似的分析。换句话说，当“给+NP<sub>2</sub>+VP”中的“NP<sub>2</sub>”在语义上不仅可以是受益者，也可以做“VP”的受事的时候，“给”就有被理解成“把”的可能。

蒋绍愚（2002）指出在汉语的历史资料中极少见到用“给”表示处置的。这大概是因为历史资料很难完全反映当时口语的真实情况。并且，表示处置的还有两个常用的介词“把”和“将”，“给”的出现频率大概本来就不高。《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可以找到这样一些例子。

王夫人听了道：“胡说！那里由得他们起来，佛门也是轻易人进去的！每人打一顿给他们，看还闹不闹！”（红楼梦·77）

接了人家两三吊钱，给人搁下，人家依吗？（儿女英雄传·4）

说话间，十三妹站起整理中衣，张金凤便要倒那盆子，十三妹道：“那还倒他作甚么呀？给他放在盆架上罢。”（儿女英雄传·9）

他又道：“我们帮其实不去这趟差使到误不了，我们那个新章京来的，你有本事给他搁下，他在上头就把你干下来了。”（儿女英雄传·34）

上例中的“给”和下文中的“把”互文见义，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给”与“把”同义。

王键（2004）认为，处置标记“给”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个来源于介词“给（为、替）”，当“给”后的成分不局限于受益者的时候，后面动词的受事就有可能占据“给”后的位置，从而使“给”的功能发生转化；另一个来源于表示使役的“给”，当“给+NP+VP”中的“NP”不是后面“VP”的施事时，“给”就有了表处置的可能。

## 7.2 “给”作被动式的历时考察

“给”作为“被”的用法，许多语言学家都已经论述过，如太田辰夫（1957）、桥本万太郎（1987）、袁家骅（1983）、詹伯慧（1981）等。

### 7.2.1 “给”—使役式—被动式

湖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吴、闽、粤、客家方言里“大都缺少相当于北京话‘被’字的专用介词，而只是采用‘给’类动词兼表被动（詹伯慧 1991）”。蒋绍愚（2002）认为表被动的“给”类句是由表给予义的“给”字句发展为表使成的“给”类句，再发展为表被动的“给”类句。

桥本万太郎（1987）发现，东亚大陆南方的各种民族里，大多数都有专有被动标志。这些被动标志分为两类，一类与其他词在形式上没有太多的关联，另一类“不知为什么和邻近语言里有‘给予、还给’义的动词有形式上的关联：如侗语、壮语、布依语、毛难语、瑶语等等（详见 44 页）。”通过许多的语料分析，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汉语南北方言在被动标志上最显著的区别是：使动—被动兼用只限于北方，而南方却保有着‘给’或由其同义词转化来得被动标志。”（47 页）



从语义上讲，“给”类词很容易引申为“给某人机会做某事”。这一点，桥本万太郎（1987）、太田辰夫（1957）等语言学家都已指出过。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给”类动词必然转化为使成意义的词，而是“给”类动词有这种可能性。方言和近代北方话可见“给”类动词与施事标记词的密切关系。

（1）在北方方言里，“给”可以当“被”也可以当“让”、“叫”讲，例如：

我给你猜个谜语。

不能给他知道。

在当代作品中，这类例子也很多：

毛泽东最多不过是给你罚站。（《小说月报》1989年8月）

在其他方言中，“给”类动词也可以作“让”、“叫”讲：

湖北钟祥：“等一下，给我热和热和。”（赵元任（1939））

湖南衡阳：“其口最多，莫得其听到。”（得=给 李永明（1986））

以上的例子表明，“给”类动词可以表达使成意义。并且南方北方都有这种用法。

（2）在近代北京话中，“给”当“让”、“叫”讲的例子很多，例如：

要一辆小车，给丫头们坐。（《红楼梦》·51）

芳官连要洗头也不给他洗。（《红楼梦》·59）

姑娘少坐，等我请个人给你见见。（《儿女英雄传》·7）

一时又打一路拳给他看，一时又打个飞脚给他看。（《儿女英雄传》·16）

有些被解释为“被”的“给”，实际上解释为“让”、“叫”似乎更恰当。例如：

你只好生收着罢，千万别给他知道。（《红楼梦》·21）

连我们家也没这些杂活儿给孩子们听见。（《红楼梦》·54）

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儿女英雄传》·3）

我不象你这等怕死贪生，甘心卑污苟贱，给那恶僧支使。（《儿女英雄传》·7）

由此可见，使成式与被动式表达只有一步之遥。近代汉语的例子可证明“给”类动词可转变为使成式这一特点把“给”与被动式联系起来。

### 7.3 “给”字在襄樊方言中的语义联系

襄樊方言中的“给”类句是几种句式的集合。“给<sub>1</sub>”是动词，表给予；“给<sub>2</sub>”、“给<sub>3</sub>”是介词，“给<sub>2</sub>”引入施事，表示被动，其中“给<sub>3</sub>”引入受事，表示处置；“给<sub>4</sub>”则是用作介词，表示对象；“给<sub>5</sub>”用作助词。这一章证实了“给<sub>1</sub>”、“给<sub>2</sub>”、“给<sub>3</sub>”是同源的。“给<sub>1</sub>”是动词，表示“予、夺”意义或“给、取”意义，后逐渐虚化成介词，表示使役，相当于“让、使”什么“怎么样”了的意思，发展成为被动式，即“给<sub>2</sub>”，表示使成，相当于“把”什么“怎么样”了的意思，发展成处置式，即“给<sub>3</sub>”。

襄樊方言的“给”能表给予、被动和处置，原因何在？先来分析一下这三种句式的具体构成情况。

给予句（给<sub>1</sub>）：他给我（球）打了（他同意/让我打（球）了）。

施 兼

被动句（给<sub>2</sub>）：他给我打了（他被我打了）。

受 兼

处置句（给<sub>3</sub>）：他给我打了（他把我打了）。

施 受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给予句和处置句的主语是施事，被动句的主语是受事；处置句与被动句中的两个名词成分的施受关系完全相反。从根本上来说，施受关系可以变换是由汉语的形态标记不发达，在词法上施受同辞的特点决定的。

## 8 “给”类句的方言类型分析

汉语发展过程中，语音、词汇和语法各自沿着什么样的轨迹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其中经历过哪些重大的变化，有过哪些突出的表现，都会留下许多的痕迹，而这些痕迹会栩栩如生地保存在现代南北各地方言之中。

### 8.1 “给予—被动”、“使役—被动”兼用的方言考察

在现代汉语不同类型的方言中，被动句的标记词是不同的。南方方言“给予—被动”兼用，用“把”一类的给予动词兼表被动；北方方言“使役—被动”兼用，用“叫、让”一类的使役动词兼表被动。

#### 8.1.1 南方方言

南方方言主要是用给予动词兼表被动。在粤、闽、客家等方言中，没有相当于普通话“被”的专用词来表示被动，一般只用具有“给予”义的动词来兼表被动的意思。例如广州话用“畀”，梅县话用“分”，潮州话用“乞”或“分”，湖南临武话用“阿”，上海话用“拨”，扬州话用“把”。这几个方言词都相当于普通话的“给”。例如<sup>①</sup>：

广州话：畀钱你。（给予句：给你钱。）

我畀狗咬亲。（被动句：我被狗咬了。）

潮州话：我乞伊一本簿。（给予句：我给他一个本子。）

我乞伊骗去。（被动句：我被他骗了。）

扬州话：他把了我一本书。（给予句：他给了我一本书。）

他把狗咬了一口。（被动句：他被狗咬了一口。）

上海话：明朝打只电话拨我。（给予句：明天打个电话给我。）

报纸拨小囡撕脱半张。（被动句：报纸被小孩撕了半张。）

<sup>①</sup>选自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宜春话：等渠一本书。（给予句：给他一本书。）

书等渠偷去了（被动句：书被他偷去了。）

鄂南话：碗把到她了。（给予句：碗给他了。）

草把（把到）牛吃了。（被动句：草把（把到）牛吃了。）

黄冈话：李家姨儿把根甘蔗我了。（给予句：李家姨儿给了我一根甘蔗。）

菜根把到地蚕吃了不少。（被动句：菜根被地老虎吃了不少。）

### 8.1.2 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可用使役动词“叫、让”兼表被动。“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汉语北方话里，被动标志差不多都由使动标志来的。因此，在这些方言口语里被动都由“叫（教）”或“让”来表示。有些边缘方言还保存有较旧的使动标志。”<sup>①</sup>

使役动词“叫、让”在北方方言里既表示使役，又表示被动。例如<sup>②</sup>：

北京话：他让车子开走了。（使役句：他使车子开走了。）

北京话：他让车子开走了。（使役句：他使车子开走了。）

车子让他开走了。（被动句：车子被他开走了。）

洛阳话：爹叫娃子回家。（使役句：爸爸要娃子回家。）

老鼠叫猫吃啊。（被动句：老鼠被猫吃了。）

烟台话：去叫人来看戏。（使役句：去叫人来看戏。）

俺的花栽子叫那个鸡吃没了。（被动句：花苗儿被那只鸡吃光了。）

呼和浩特话：孩子叫人家给打哭了。（使役句：孩子叫人家给打哭了。）

瓜叫虫子给咬了。（被动句：瓜被虫子给咬了。）

### 8.1.3 同一性

现代汉语确实存在着桥本先生所指出的北方用使役动词“叫、让”等兼表被动，南方方言用给予动词“把、拨”等作被动标志的地域上的分别。罗杰瑞（1982）和桥本万太郎（1987）都认为，在现代汉语里只限于北方方言的这种使动、被动共有标志的现象会有阿尔泰语系的背景。但是从历史上看，给予动词兼表被动是南北通

<sup>①</sup>桥本万太郎 “汉语被动式的历时、区域发展”，《中国语文》1987年第一期，45页

<sup>②</sup>选自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行的。江蓝生（2001）先生从台湾定静堂丛书所收明代闽南戏文中印证了南方方言如闽南话中的给予动词“乞”也是给予、使动、被动兼用的。从而得出结论：给予动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自古以来都是使役和被动兼用的。现代汉语北方用使役标志兼表被动反映的是唐代以来的历史层次，而南方方言用给予动词兼表使役和被动反映的是上古的历史层次。桥本万太郎所概括出来的北方使动、被动兼用，南方用给予动词表示被动的“区域特征”不反映语法类型上的差异，而是词汇选择上的不同。<sup>①</sup>

## 8.2 襄樊的方言类型

从地域的相邻关系来看，襄樊与中原中心区河南接壤；从语音系统来看，声韵调均与河南相近，而与武汉、天沔差距较大。当然这是另外的问题，可以另文讨论。这里仅就“给”类句进行一下比较：

襄樊的“给”类句与河南洛阳话的比较：

给予句：

洛阳话：那东西给我。

襄樊话：骨头给狗吃。

被动句：

洛阳话：老鼠叫猫吃啊。（老鼠被猫吃啊。）

襄樊话：小弟不听话，叫他爸撵走了。

你的头发染成这样，莫叫你妈看见了。

处置句：

洛阳话：洛阳话儿给太阳叫日头。

襄樊话：妈给菜脚子吃剩的菜热了一道。

你给那个被单子床单洗一下儿。

使动句：

---

<sup>①</sup>江蓝生 《近代汉语探源》 2001 年第一版，231 页

洛阳话：爹叫娃子回家。（使役句：爸爸要娃子回家。）

襄樊话：他霸着娃娃儿书小人书不给（让/叫）妹妹看。

不要再嫌人讨人厌了，唱个歌给（让/叫）大家伙儿听听。

这里的“给”有“致使”、“容许”的意思，相当于使役动词。

襄樊的“给”类句与武汉话的比较：

给予句：

襄樊话：我给他了一本书。

武汉话：你把钱也可得。（你给钱也可以。）

被动句：

襄樊话：衣裳给雨淋湿了。

武汉话：谷把牛吃了。（谷被牛吃了。）

处置句：

襄樊话：你给那封信撕了。

武汉话：弟弟把鱼吃了。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仅就我们所论的“给”类句来说，我们认为，襄樊方言更接近于中原官话，而不是西南官话。

## 9 结 论

襄樊方言的“给”字可以用于多种句式，不能简单的称之为“给”字句。为了和习惯上表示给予的“给”字句区别开来，本文用“给”类句来表示多种包含“给”字的句式。“给<sub>1</sub>”是动词，表给予；“给<sub>2</sub>”、“给<sub>3</sub>”是介词，“给<sub>2</sub>”引入施事，表示被动，“给<sub>3</sub>”引入受事，表示处置；“给<sub>4</sub>”则是用作介词，表示对象；“给<sub>5</sub>”用作助词。

襄樊方言的“给”类句一般只带一个受事，“给<sub>2</sub>”句“给”的宾语是受事，“给<sub>3</sub>”句中主语是受事，这是常见的“给”字句。也有一部分“给”字句带两个受事。这里的“受事格”，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事，而是一种宽泛的受事，包括对象、结果、材料、工具等语义成分。由于受事格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带两个受事格的“把”字句的句式以及变换式存在很大差异。“给<sub>2</sub>”句和“给<sub>3</sub>”句都有这种用法。

“给”类句的语用价值也各不相同，它们具有不同的话题，话语用意也不同。从来源上看，“给<sub>1</sub>”、“给<sub>2</sub>”、“给<sub>3</sub>”是同源的。“给<sub>1</sub>”是动词，逐渐虚化成介词，表示使役，相当于“让、使”什么“怎么样”了的意思，发展成为被动式，即“给<sub>2</sub>”，表示使成，相当于“把”什么“怎么样”了的意思，这就发展成处置式，即“给<sub>3</sub>”。

从襄樊方言“给”类句的语法特征与临近方言比较来看，襄樊话较为接近河南话，在方言分区的归属上，本文为襄樊话划入北方方言的中原官话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依据。

## 致 谢

在二年级下学期，当我正准备着手开始以“主谓短语作谓语”为题写毕业论文时，我的导师何洪峰先生对我说：“可以襄樊方言为基础，写点新意出来。”并且，对课题研究的整体思路给予了指导。在此基础上，我开始调查走访工作，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的课题资料，认真阅读了大量相关内容文章和书籍，在收集资料和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只要遇到了困难和问题，总能得到何洪峰先生的耐心教诲，悉心指导，或是高屋建瓴，或是细微具体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大开眼界。

当我把这篇经过六易其稿仍不太成熟的论文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首先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何洪峰教授，是他在我遇到困惑和问题时给我指明前进的方向，是他在我畏缩不前时给我莫大的鼓励和信心。同时我还要感谢所有给我学业上关怀的老师，尤其是在我撰写论文过程中给予我许多帮助和指导的尉迟治平教授、李崇兴教授、董为光教授、程邦雄教授、邹哲承副教授等。此外，我还要感谢魏兆惠、陈颖等同学，是她们无私地帮助我查阅了大量的学习资料。

论文的写作花费了一年多时间，但仍然有一些地方分析得不深入，有不足之处，恳请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王丹荣

2005年5月7日



## 参考文献

- [1] 赵元任,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 [2] 赵元任,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3]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4]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5] 吕叔湘.“把”字用法的研究.吕叔湘文集第二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6] 吕叔湘.“把”字句、被字句动词带宾语.吕叔湘文集第二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7] 吕叔湘.汉语句法的灵活性.吕叔湘文集第三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8] 江蓝生.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近代汉语探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9] 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 [10]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述[J].古汉语研究,1990(2)
- [11] 蒋绍愚.“给”字句、“较”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扩展语言学论丛[C],2002,(26)
- [12] 陆俭明,马真.“把”字句补议.现代汉语虚词散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13] 祝敏彻.论初期处置式.语言学论丛第一辑[C],1990
- [14] 李临定.汉语比较变换语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5] 邵敬敏.歧义——语法研究的突破口.语法研究入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6] 邵敬敏.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17]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 [18] 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19] 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
- [20] 徐峰,胡晓伟.襄樊方言集成[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
- [21] 蒋绍愚.“把”字句略论—兼论功能扩展[J].中国语文,1997,(2)
- [22] 金立鑫.“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J].中国语文,1997,(6)
- [23] 詹开第.“把”字句谓语中动作的方向[J].中国语文,1983,(2)
- [24] [日]桥本万太郎.汉语被动式的历时、区域发展[J].中国语文,1987,(1)
- [25] 朱德熙.包含动词“给”的复杂句式[J].中国语文,1983,(3)
- [26] 唐钰明.唐至清的“被”字句[J].中国语文,1988,(6)
- [27] 李临定.“被”字句[J].中国语文,1980,(6)
- [28] 曹耘.金华方言的句法特点[J].中国语文,1988,(4)
- [29] 公望.兰州方言的“给给”[J].中国语文,1986,(3)
- [30] 梁玉璋.福州话的“给”字[J].中国语文,1990,(4)
- [31] 胡明扬.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J].中国语文,1992,(5)
- [32] [美]梅祖麟.唐宋处置式的来源[J].中国语文,1990,(3).
- [33] 赵月明.洛阳方言中的一些语法现象[J].中国语文,1958,(7)
- [34] 徐丹.关于给予式的历史发展[J].中国语文,1990,(3)
- [35] 汪国胜.大冶方言的双宾句[J].语言研究,2000,(3)
- [36] 赵金铭.“我唱给你听”及相关句式[J].中国语文,1992,(1)
- [37] 丁崇明.大理方言中与动词“给”相关的句式[J].中国语文,1992,(1)
- [38] 曹广顺,遇笑容.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J].中国语文,2000,(6)
- [39] 张伯江.“把”字句的句式语义[J].语言研究,2000,(1)
- [40] 刘丹青.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J].中国语文,2001,(5)
- [41] 陶红卿,张伯江.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意义[J].  
中国语文,2000,(5)
- [42] 刘丹青.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J].中国语文,2001,(5)
- [43] 程明安,何洪峰.黄冈话的“把”字句与竹山话的“叫”字句之比较[J].语

言研究(增刊),2001

- [44] 王健.“给”字句表处置的来源[J].语文研究,2004,(4)
- [45] 何洪峰,程明.安黄冈方言的“把”字句[J].语言研究,1996,(2)
- [46] 罗自群.襄樊方言“AA神”式特点和性质探微[J].语言研究,1995,(2)
- [47] [日]太田辰夫著,蒋绍愚,徐昌华译.中国语历时文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48] 罗自群.襄樊方言的重叠式[J].方言,2002,(1)
- [49] [日]桥本万太郎著 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50] 汪化云,郭水泉.鄂东方言的把字句[J].黄冈师专学报,1988,(1)
- [51] 刘继超.宝鸡方言语法特点概要[J].宝鸡师院学报,1990,(1)
- [52] 张旺熹.“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
- [53] 杨颀安.四川方言语法初探[J].西南师院学报(增刊),1984
- [54] 王志方.湖北方言中的几种语法形式[J].孝感师专学报,1984,(2)
- [55] Bennett, Paul, “The evolution of passive and disposal sentenc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1
- [56] Haiman, J. Natural Synta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57] Hashimoto, Mantaro, “Language diffu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 [58] 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I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91
- [59] Ting-chi Charles Tang, A Case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Hai-Guo  
Book Co., 1972
- [60]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70
- [61] Morton Bloomfield, Einar Haugen Language as a Human Problem,  
W.W.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1974

- [62] Jean Malmstrom, *Language in Society*, Hayden Book Company. Inc. Rochelle Park, New Jersey, 1978
- [63] Richard Gaskin, *Grammar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64] Croft, William.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65] Dahl, Osten. *Tense and Aspect*. Oxford: Blackwell. 1985
- [66] Sweet, Henry.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London: J. M. D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00

## 附录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1] 王丹荣.动 补 宾结构的语义指向 [J].语言研究（增刊），2003
- [2] 王丹荣.襄樊方言名词、动词、形容词重叠初探[J].襄樊学院学报,2005,（3）